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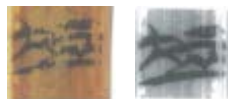
## 讀書班| 安大簡《詩經》討論紀要 (2019.9.30)

编者按：“安大簡《詩經》讀書班”微信群為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建立的學術微信群，發起人為孟蓬生、王化平，旨在研討安大簡《詩經》的相關問題，推動跨學科學術交流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。該群為純粹的學術研討群，崇尚實學，絕去浮言，提倡爭鳴，鼓勵創新。微信群建立以來，得到了學界同行的響應和支持，在群內展開了熱烈的討論。今起本公眾號將陸續推出讀書班討論紀要，以飭讀者，敬請大家關注。

9月30日的討論仍以字形為主，涉及到《卷耳》中的“傾”“裹”“豐”等字，有學者對整理者的釋讀提出了質疑，但也有學者贊同整理者的釋讀。

### 一、關於“傾”字

該字從矢，從血，原形如下（簡6）：





劉洪濤認為《卷耳》中的“傾”字難解，孫合肥提出清華簡《邦家處位》中有與安大簡第6簡從立從血（益）相同的字形“𠂔”（簡1、7），安大簡第35簡“傾”字“𠂔”從辵，應當是意符替換。孟蓬生認為整理者“血是益字簡化”之說似可不必。

### 二、關於“裹”字字形

該字從衣，從馬，原形如下（簡6）：



董珊對從馬衣聲的字形讀作“懷”提出疑問，譚樊馬克認為“馬作義符也費解”，孟蓬生提到簡帛網上有學者認為此字是“為省聲”。沈培認為：“沒有必要對讀為‘懷’的‘裹’多猜測，應該就是把‘眾’錯寫成了‘馬’吧！”然後又作了簡單論證。劉釗認為：“眾訛成馬的可能性很小，鳥頭訛成馬

頭的可能更大。成語說‘烏焉成馬’，烏和焉本來都是鳥或从鳥。”范常喜貼圖指出，此字的構形李鵬輝已有專文討論（記錄者按：李鵬輝《談安大簡〈詩經〉中的“裊”及其相關字》，《戰國文字研究》第一輯，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19年）。孟蓬生指出从爲字形上不好解釋，上古音懷从眾聲。孟蓬生依據安大簡第一冊中的“馬”、“爲”兩個字形，認為：“所謂‘懷’字从‘馬’，仍然是合適的隸定。”“从爲（省）的說法也得不到內證的支持。”但其後馬超又提出了一個新的看法：“簡文懷从的馬實際是金文‘覓’（記錄者按：指  字）的訛變。……覓在金文有从○和覓雙聲的寫法（記錄者按：指  字），○（圓）屬文部，和微部不遠，也許可以看作聲符。”

該字原形如下（簡27）：



整理者認為此字“从‘木’，‘中’聲”（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中心編，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第87頁，中西書局2019年），沈培覈驗字形，指出木旁右側顯非“中”字，乃為《葛覃》中“覃”字所从“尋”旁。不過，對字形中的圓圈，沈培表示“沒查到怎麼演變來的”。對此，孟蓬生說：“中在冬（侵）部，跟由聲亦近，有沒有可能是吳振武先生說的雜糅（捏合）現象？”馮勝君表示雖有過與沈培類似的想法，但木旁右側應非“尋”字。劉洪濤認為可參考楚簡中的“早”字。

該字原作（簡9）：



趙彤首先提出這個問題：“《樛木》釋為‘豐’之字，於韻不叶。簡帛網有魏宜輝文，據該字从‘亡’聲直接讀為‘荒’。從字形來看，似仍有不妥。我有一個猜想，此字或可釋為‘盟’，象器中盛血。”沈培則認為釋作“盟”在字形上不可取。孟蓬生以為整理者讀“豐”作“荒”沒有問題。說：“就漢字構形學的觀點看，从豆从亡之字跟“豐”確實不是一個字，就像鍼和針是不同的字一樣。但它們之間是否可以構成傳統意義上的異體字，我目前還在觀望，至少我不希望因為它們有不同的聲符

就規定它們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異體字（比如鍼和針）。我上面主要從丰聲字看侵談部字跟東陽部字的關係，所以我在把上面的發言整理成一個短篇，副標題就是《兼論“丰”聲字的前上古音》。”趙彤認為：“如果認為此字是豐，需要解釋的問題更多：一、一部分中古曉母字與明母字在上古有聯繫，應該看作某種類型的m聲母，我個人比較贊成清的m。這部分字的範圍相當固定（包括這裏討論的‘荒’），而且只與明母相關，不涉及幫滂並諸母。而‘豐’是滂母。二、東陽合韻作為楚方言的特點尚且有爭議，還需要注意，合韻是指韻母相近可以押韻，並不意味着韻部就相同。如果聲母、韻部都不合常例，說‘豐’讀為‘荒’需要慎重。又且‘豐’字歸東部還是冬部也有爭議。三、再退一步，承認楚方言東陽合韻。作為《詩經》這樣的經典，大概不會輕易改變它的用字和用韻。四、聲訓往往在語音上並不嚴格，不宜作為證明古音的主要證據。”對此，孟蓬生幽默地回應道：“進到碗裏的都是菜，挑食的孩子不是好孩子喲！”

**執筆：王化平**

**審覆：孟蓬生**